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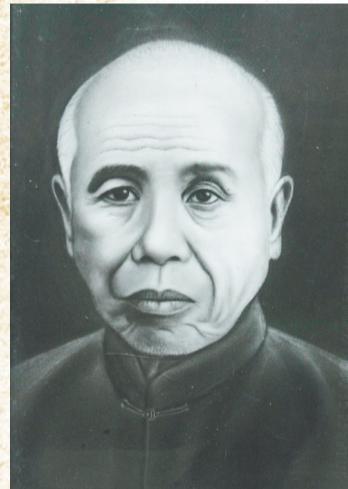
海丝路上的海南印迹·商贾

时光的指针拨向历史的深处，数百年传承下来的《更路簿》，为来往于南沙的渔民提供航海的秘笈。渔船游刃有余地航行在恶浪险滩之中，一条条海上航线，不仅成为捕捞业的黄金水道，也兴旺了海上贸易的丝绸之路。

公元6世纪至19世纪，水道兴起并日益繁忙，或为开发，或为交易，或为探路，大量海南渔民不但从事捕捞业，也使海上贸易愈加发达起来，“一带一路”之上，闪现着海南商人的身影。是的，海南商人因海而生，依海而长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南商人，越重洋、探商路，与世界做起了生意。

漂洋过海的海商身影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杜颖



黄学校老家现存的黄学校画像。
海南日报记者 陈德雄 摄



在黄学校的旧居中，当年他购置的用印度花梨木制作的家具。
海南日报记者 陈德雄 摄



▲《南海更路经》是千百年来海南人民在南海航行的经验总结，也是海南对外交流的见证。
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

海丝路上的海商

若要说古时海南的商贸，绕不开冼夫人对海南的影响，冼氏家族与南海贸易关系密切。唐代中叶，海上丝路取代陆上丝路成为通往西方的主道。船舶从广州启航穿越海南岛东部海面，在海南东南部停船以补给船上生活之需，海南岛承担着中转补给、航线定向和避风港作用。海南岛地位的提升，有力促进了海南商人的兴起。

关注海南商人发展史的广东中国经济史研究会会长叶显恩认为，冼氏“世为南越首领”，唐代初期，冯冼氏势力更达顶峰。从珠三角沿着南海北缘经雷州半岛至广西东南部，从事南海贸易，冯冼家族富极一时。武则天朝，冯冼家族趋向式微，但其后裔如冯崇债、冯若芳，仍然是地方帅臣豪酋。冯崇债，位居临振郡（别称崖州，今三亚市西北）别驾，因商而豪富。他同日本商人已有来往，对有意赴日之行的鉴真和尚格外有兴趣。公元748年，当鉴真一行到振州（今三亚市）江口泊舟，冯崇债派400多名士卒到码头恭迎，并在郡城倾情接待。冯若芳，万安州大首领。当鉴真一行来到万州时，他恭请入住其家，供养三日。此外，他同阿拉伯国家商人多有往来。

到了16世纪，新大陆的发现，新的大航海时代随之而来，这一时期加入海上长途贩运行列的有海南万宁的廖瑄、海述祖等人。叶显恩认为，廖瑄在明中叶就已经驰骋于南海与经大庾岭的南北水运大通道上，并在这条大通道的南运河商业重镇东光（今河北沧州）建立商业据点。此地距海南有数千里之遥，非腰缠万贯巨贾，不能胜任。明代前期的海南商人，应当以廖瑄家族为代表。到了明末，还有海述祖继之而起，制造巨舰，冲破险阻从事海上贸易。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许竟思在《略谈海南岛海商》一文中也表示，明代以降，海南的海上贸易，廖瑄、海述祖、宋耀如等是其中的代表。近代，文昌的宋耀如先生立志报效祖国，开始在上海进行传

教布道，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，后转身出任洋行买办，成为积资万贯的富商，他慷慨解囊，以积攒的资金赞助革命，以商救国。

船王黄学校： 运出海货带回五金 年入数万银元

2019年4月，文昌市文教镇龙塔西村，清末民初的海南船王黄学校的老宅经年如故地矗立在这里，透露着历史的幽深，五栋相连青砖瓦房的深宅大院，可见当时大户人家的气派，气宇轩昂的门楼，厚重的门板，仿佛在讲述曾经的辉煌。

黄学校一家原来住在文昌东郊，后来搬至此地。黄学校从十多岁就开始随着东郊的船队往返南沙捕鱼，他虽不识字，但聪明能干。常年从事海上生产，凭借着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，到了30多岁，黄学校拥有了自己的大船，当时的大船，多是二桅或三桅帆船，船上人员少则十二、三人，多则十六、十七人。有了船之后，黄学校开始做起了东家，从事南沙捕捞。

由于设备落后，当时海南渔船作业，主要不是捕鱼，而是捕捞其他海产品，主要的生产项目包括网钓鱼虾，捞取公螺（马蹄螺），采集麒麟菜等等。鱼虾分类盐渍，麒麟菜加工晒干。除了捕捞这些，还有就是捕捞海参，海参是南海诸岛的名贵海产，西沙、南沙群岛的海岸礁盘盛产黑尼参、白尼参和梅花参，单个活体达到一二十斤，加工晒干后质优价高，远销祖国内地和南洋各地。随着捕捞业越做越大，头脑灵活的黄学校逐渐开始更多地从事海上贸易。

最初，黄学校将南沙捕捞所得的海产品全部运回海南，除食用外，其余出售或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。随着西沙、南沙渔业生产的不断发展，他的海产品销售从文昌扩展到海口、广州等地，后来又拓展到新加坡一带，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。

一个意外的发现，改变了黄学校的海上贸易模式。有一次，他在商行里看到从印度运来的公螺壳，每一百

司马斤（一司马斤相当于600克）值光洋（银元）一百多元，价格如此之高令他十分惊奇。海南的渔民在南沙收获的公螺壳都是废弃不用，十分可惜。他便和新加坡一家商行老板黄卓如商量之后，开始组织公螺壳的生产和营运，并逐渐垄断公螺壳从南沙群岛转运到新加坡出售的业务。

一艘船可载万斤公螺壳，往返一趟可得一万多块光洋。当时黄学校的船队有“和安号”“兴盛号”和“保安号”，每年海上贸易的收入可获利三万多银元，黄学校也因此发了财。此后，黄学校在海上的生意越做越大，资本也开始逐步向陆地转移。上世纪30年代末，随着黄学校的去世，黄家在海上的贸易也渐渐中止。

海南经济史研究专家陈光良认为，黄学校是海南近代开发南海诸岛渔业资源获得成功的企业家，他抓住马蹄螺壳可加工用于飞机机体涂料的市场机遇，及时应变，努力组织渔民开赴南沙群岛进行公螺壳生产，并形成一定规模，同时，与信誉好、信息灵的经销商，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，使得该项主营业务经营了30年仍有利可图，难能可贵。这说明他具备了果断决策、敢于承担风险、善于资本经营、合理组织生产、勇于开拓市场的企业家的素质。黄学校家族企业的发展，在海南经济史上亦可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范例。

志士林缵统： 变法失败后回乡探海路

三亚崖城镇东镇北村的林家老宅，旧墙老门仍在，犹似潜藏着林缵统先生当年的风骨。清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林缵统出生于北村的一个书香世家，自幼接受严谨的儒学教育，10岁考取州儒学生员，20岁“郡试”名列第一，被保举授“八品顶戴”，名倾一时。林缵统天资聪颖，还善解人意。在崖城，他很早就得到了至诚孝敬之名。

这一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风起云涌之时，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创设广雅书院。课程内容分为“经学、史学、理学、文学”诸科。学生选自广东、广西两省才智出众者，每省100人，学制3年。但是思想活跃、怀抱救国理想的林缵统并未完成广雅书院的学业。时值清末戊戌变法前新旧交替，林缵统来到了羊城，得知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，遂毅然舍弃广雅书院奔万木草堂，专心听康有为的演讲。从此，跟随康有为走上变法维新之路，后成为了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骨干力量，亦是当时海南地区唯一参加戊戌变法运动的举人。

据《中国地域文化通史》记载，在京城参与“戊戌变法”失败后，他辗转回到了故乡，领头到崖州、陵水、万宁、琼海、文昌、琼山等地游说，并往来于广东沿海各县，向富贾商户倡议，策划组织开发西沙渔业事宜。清光绪末年，林缵统在朋友和华侨资助之下，成立开发公司，造船具，募渔工，备用品，多次出航西沙群岛渔区作业，虽然因不熟悉海情，最终以失败告终，但是他的行动还是引发了官方的关注和民间积极参与的热潮。民国之后，海南岛本岛的沿海居民逐渐形成了踊跃开发西沙、南沙渔业的热潮。